蘇長公密語目錄

卷四

贊

應夢觀音贊　夢作司馬相如求畫贊
寶林寺十八大羅漢贊
小篆般若心經贊
六觀堂贊
孔北海贊

王定國眞贊
秦少游眞贊
參寥子眞贊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王元之畫像贊
李伯時畫李端叔眞贊
東林第一代廣惠禪師眞贊
李西平畫贊

辯才大師眞贊
郭忠恕畫贊
石室先生畫竹贊
三笑圖贊
文與可飛白贊
三馬圖贊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
顧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

韓幹畫馬贊
偃松屏贊
磨衲贊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
繡佛贊

蘇長公密語卷四

新安後學吳京省之甫纂輯

贊

應夢觀音贊

水中明月不可捉摸自是性相

稽首觀音宴坐寶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我亦不往水在盆中月在天上

鍾伯敬許不許人索解

李卓吾評趙

夢作司馬相如求畫贊 并序

夜夢嚴君平司馬相如楊子雲合席而坐子雲曰長卿久欲求公作畫贊予以罪戾辭子雲懇祈不獲已爲之旣成子雲戲予曰三賦果足以重趙乎予曰三賦足以重趙則子之太玄果足以重趙乎一笑而散

長卿有意慕藺之勇言還故鄉閭里是聳景星鳳凰以見其寵煌煌三賦可使趙重

寶林寺十八大羅漢贊

軾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

白氎在膝貝多在巾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顱百皺不受刀鑷無心掃除留此殘雪

第二迦諾迦代尊者

耆年何老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嗔喜雖

幻笑則非瞋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第三迦諾迦跋梨隨闍尊者

揚眉注目拊膝橫拂問此大士爲言爲默默如雷霆言如墻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四蘇頻陀尊者

聃耳屬肩綺眉覆顴佛在世時見此耆年開口誦經四十餘齒時聞雷雹出一彈指

第五諾矩羅尊者

善心爲男其室法喜背癢孰爬有木童子高下適
當輕重得宜使眞童子能如茲乎

第六跋陁羅尊者

美狠惡婉自昔所聞不圓其輔有圓者存現六極
相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好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子三毛髮眉與鬚旣去其二一則有餘因以示
衆物無兩遂旣得無生則無生死

第八代闍羅弗多尊者

兩眼方用兩手自寂用者注經寂者寄膝二法相
總亦不相捐是四句偈在我指端

第九戒傳迦尊者

一切七日刹那三世何念之勤屈指默記屈者巳
往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伸之間

第十半託迦尊者

垂頭沒肩俛目注視不知有經而況字義佛子云

何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

面門月滿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爲護法城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

以惡轆物如火自熱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眉捧手爲誰虔恭大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十三因揭陁尊者

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開不行不
立不坐不臥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第十四代那婆斯尊者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櫂石隕路迷草合逐獸于
原得箭忘弓偶然汲水忽然相逢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勞我者皙休我者黔如晏如岳鮮不僻淫是哀駝
它澹臺滅明各妍于心得法眼正

第十六注半託迦尊者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自然眞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第十七慶友尊者

以口誦經以手歎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毛竅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八賓頭尊者

右手持杖左手拊石爲手持杖爲杖持手宴坐石

上安以杖爲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鄭孔肩許恐勝画人

七處徵心了不可得讀此賛心地豁然

小篆般若心經贊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墻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

如舌如行如鸚鵡奇甚奇甚

妙詩

訣法好

六篆聖

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
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稽首般
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王聖俞評以字證禪與羲遠篇同而理更造微
且於人情痛癢更真

觀止此已定之生慧〻之生定孰測其端

六觀堂贊

我觀衆生念念爲人晝不見心夜不見身佛言如夢非想非因夢中常覺孰爲形神我觀衆生終日凝怖土偶不然無罣礙故佛言如幻永離愛惡饑餐畫餅無有是處我觀衆生起滅不停以是爲故乃有生死佛言如泡泡本無成能壞能成雖佛不能我觀衆生顛倒已久以光爲無以影爲有佛言光影我亦舉手從此永斷日中狂走我觀衆生同

游露中對面不見衣沾眼蒙佛言如露一照而通
蒙者旣滅照者亦空我觀衆生神通自在於電光
中建立世界佛言如電言發意會佛與衆生了無
雜壞垂慈老人嘗作是觀自一至六六生千萬生
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孰爲此贊

衡鑑不爽

孔北海贊并序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狼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存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亾漢公誅操如殺狐兎

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
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
亾子孫滿前而呷嬰涕泣留連妾婦分香
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眞性世以
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
謂才踈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
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爲喜天若祚漢公使
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

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

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耻我書春

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

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王定國真贊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泰不驕困不撓而老不枯也

恍見王定國

秦少游眞贊

以君爲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爲將隱也其言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爲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盍將挈所有而乘所遇以游於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用行舍藏孔顔有是以語少遊其然豈其然乎

參寥子真贊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辨於文而吶於口外尩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善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予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鍾伯敬評不能忘情五字名僧所滯參寥妙處在此

直心深心參寥子得長公爲之傳神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全從虛處翻空作贊是贊体中之神品

王元之畫像贊并序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鄭魏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於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亾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

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

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

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額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茲茲九原愛莫起之

李伯時畫李端叔眞贊

鬚髯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胸腹之撒然以爲可得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爲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畫于龍眠矣嗚呼將爲旣琢之玉以役其天乎其將爲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抑將游戲此世而時出于兩者之間也

不可無此句

將淺況深風致飄飄

東林第一代廣惠禪師眞贊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名是人于道亦未也特以義重而身輕然猶所立如此而況于出三界了萬法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應物而無情者乎堂堂總公僧中之龍呼吸爲雲噫欷爲風且置是事聊觀其一戲蓋將揶掌談笑不起於坐而使廬山之下化爲梵釋龍天之宮

亦自楚之

叙功直捷

李西平畫贊

以古觀西平王提孤軍白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泚如反掌及其後即鳳翔與隴右隙河湟兵益振謀既臧終不能取尋常隱賊計困平凉卒罷兵赴三將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劒誅延賞爲菹醢不足償覽遺像涕泗滂

王聖俞評自然成文

雪耶月耶辯
公耶長公耶
是一是二

辯才大師眞贊

余頃年嘗聞妙法於辯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所聞者贊之即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唾霧之中

王聖俞許不須去霧明月自親

以朔贊〻白以曹叙〻勝此不事援引即以所問爲贊彼以我用我法

王聖俞評敘
狂態曲盡

郭忠恕畫贊并序

右張蒙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字以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户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輙

陳眉公評高

鍾伯敬評處處俗人有法

留旬日或絶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氷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峰而已郭氏亦寶之（妙）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

李卓老云真語

子大怒遂絶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日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内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怒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與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與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于太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决杖配流登州至濟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

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葢
屍解也贊曰
長松欃天蒼壁揷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堂寂
歷烟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鄭孔肩評奇人奇文

鍾伯敬評異人奇事却寫得如本傳

立名其奇

鍾伯敬許寫田之言

石室先生畫竹贊 并序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能所兩忘直證上乘

互破互融義存笑中神遊笑外

三笑圖贊

彼三士者得意忘言盧胡一笑其樂也天嗟此小童麋鹿狙猿爾各何知亦復粲然萬生紛綸何鄙何妍各笑其笑未知孰賢

王聖俞許三士之笑不須更着一語却推到小童猿鹿輩皆含笑意便自解脫

一歐陽永叔書室圖三笑于壁想見居洛所作坡公所贊不知為誰題與此画異

摹畫飛白有景

文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于如此而余乃

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
葢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數句即畫神駿之狀

三馬圖贊并序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飭武備師雄至熈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户除邊患師雄許之遂擒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且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

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爲未始
見也然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廷未嘗一
顧其後圉人起居不以聞馬有斃者上亦
不問明年羌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
邊吏願以僶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
爲熈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
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爲請
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爲宗伯判其

歎云朝廷方郄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
所用事遂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
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于承議郎
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
宜結效之藏于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
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相書畫追思一時
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爲之贊曰
吁鬼章世悍驕弃貳師走嫖姚今在廷服虎貂效

天驥立內朝八尺龍神超遥若將西燕昆瑤帝念

民乃下招爾歸雲逝房妖

談經濟亦不迂闊

心意相攝不
如兩忘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

昔觀沐猴以馬為戲至使此馬覊銜詭轡沐猴冠
馬眞虛言爾

王聖俞許有滋味忘言之意吾最愛之

南渡以前獨重李公麟伯時伯時牛馬超軼韓
戴似乎董李所未及也

可与禪宗牧牛圖說參看

顧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

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者行先生超然坐其旁挾策讀書羊不亾化而爲石起復僵流涎磨牙笑虎狠先生指呼羊服箱號稱爾丁行四方莫隨上林芒屩郎覷門舐地尋鹽湯

王聖俞評芒屩卜式事而鹽湯乃晉事二合用之矣

柳毅見涇川婦牧羊問爲何物曰雨工

袁石公評用歌行体

韓幹畫馬贊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水高者下擇所由濟蹁躚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爲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

游哉。聊以卒歲而已。

遂虛處摹神

偃松屏贊 并引

予爲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爲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痒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畫寒松偃蓋爲護首小屏爲之贊曰

燕趙南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峰地裂氷谷凛然孤

清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磽磽

巇巇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

中之英以洗我瘴

歲寒松栢所以自況

衲不足重師而以師重則以惟師堪振之耳

磨衲贊 并序

長老佛印大師了元遊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嘆曰嗚乎善哉未曾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齋袓循其鉤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嵎夷西及昧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鍼孔綫蹊之中矣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贊之曰

匣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

衲惟師與衲是一是兩耶牆覗之蟣虱龍象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

大嶽之裔邑于靜安學道求心妙湛自觀觀觀觀世音凜不違顏三年之後心法自圓聞思修王如月現前心識其容口莫能言發于六用以所能傳自手達鍼自鍼達線爲鍼幾何巧歷莫算鍼若是佛佛當千萬若其非佛此相曷緣孰融此二爲不二門拜手敬贊東坡老人

此丘長以金針度与人處

李卓吾評：趣

繡佛贊

凡作佛事各以所有富者以財壯者以力巧者以技辯者以言若無所有各以其心見聞隨喜禮拜贊歎曾未及彼一鍼之勞而其獲報等無有二若復緣此得度成佛則此繡者乃是導師

讀此贊人人可作佛事人人可作佛果

蘇長公密語卷四終

蘇長公密語目錄

卷五

序

范文正公文集序
六一居士集序
鼂君成詩集序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序
獵會詩序

送人序

送于伋失官東歸序

蘇長公密語卷五

序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須十一人者何

胸次在摠角時已迥別

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葢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

鍾伯敬評：至誠語不是名根

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與之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其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

古人慎重如此

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于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于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

此段影一誠字在內似已自道其文

煲然有胆力

政考其平生所謂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
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
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
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
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
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
之發于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
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陶石簣許漢人氣格玉其議論豐辨處漢人不

能〇未叚如為文正寫照

鍾伯敬評
申韓之說後
人以資經濟
長公亦談經

六一居士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于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

○大○聖○賢○功

○總○孔○人○從○來○如○此

濟並以申韓為陋者顧見荊公行之而敗也

此段顛跌錯綜妙

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佹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

讀此知歐陽子係天下之重

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鼂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于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非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

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

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講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

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旣老自謂
六一居士云

鍾伯敬評有地步之文
真能爲六一居士傳神且關係甚大

鍾伯敬評 說出天人至理脉人名根斷人妄想

鼂君成詩集序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

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
杭之新城令聶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
之遊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
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旣歿於京師其子
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
之旨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
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菸昧鄭知益甚於詩
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

予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知之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絶人甚遠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爲漢中候吏和帝

遣二使者微服入蜀舘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二年
使者爲漢中守而郃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
學隱德之報在於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結蓄而遠

頓挫變化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叙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爲一孰爲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黄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爲誠孰爲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是爲知眞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

覌音告出尊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文之初見旋覌旋復

自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通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穽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遂讀華嚴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經觀世音語字之曰聞復使聰日進而不已自聞思修以至於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爲蘧廬而况詩書與琴乎雖其苦心學道無自虛空入者

輪扁斲輪傴僂承蜩苟有以用其巧智物無陋者聽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聽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爲聽得道淺深之候

陶石簣許一点識明定慧遠解都不從人間來

玉得道淺深之候一語真聖諦也長公造語迈措却看玉理

王聖俞許坡公倅杭時曾令聽和參寥寥學字

更深

時後聰挾琴遊梁日登中貴門久之遂還俗
為御史使臣則聰之所得淺耶深耶

獵會詩序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為京東第二將武力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為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無不精習而駐泊黃宗閔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勾芒司

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兎三十馳騁之樂邊人武吏日以爲常如曹氏父子橫槊賦詩以傳於世迺可喜耳衆客旣各自爲其詩因書其末以爲異日一笑

王聖俞評借曹子桓語代已叙意不復自撰一語遂覺趣足此法惟東坡得之

絶歷而奇處
或不俗

送人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林室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見聞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槧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爲桓璧彝器其可乎

鍾伯敬評似一段却是一篇

勘破世情便證聖諦

送于伋失官東歸序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爲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于愛也惟不與於巳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悲不惑則不悲人宜以惑者爲正歟抑將以不惑者爲正歟以不惑者爲正則不悲者

又一翻跌

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爲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爲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巳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爲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爲正而以知我之粗者爲正是得爲正也歟故吾願爲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不怒詩云優哉游哉聊以

千歲

王聖俞評 達者之見辯士之口讀罷可以起舞

蘇長公密語卷五終